


女人如花



◎ 杨梅莹

老宅庭院，蜀葵盛放，红粉相间，鲜鲜嫩嫩、层层叠叠，风起身姿摇曳，宛若少女衣袂翩跹！那年春天，我们刚搬进小院，母亲播下了这些花种子。原以为它们没机会争芳斗艳，只因院子里的空地实在贫瘠，可心细的母亲，硬是手执铁镐将地里的砂石一块块刨出，又从别处移来园土精心侍弄。那蜀葵花种倒也争气，没多久便钻出土，生根、长叶、开花……看着它们一天一个模样，母亲别样开心，动情地说：“女人如花，经历了风雨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姿态……”

“梅本无心，漫天风雪得梅心。”印象中，钱穆先生也曾如是感叹，想来坚韧的心境与顽强的意志要比任何外界的力量都值得信守。

母亲爱美，喜欢鲜亮、时尚的装扮，如今已八十有余，仍喜欢烫染卷发、摆弄花草，“要像花一样柔中带刚……”这样的话她总挂在嘴边，我也不由得将其刻在了心底。身前后身弥漫着太多急于求成的人与事，像这样简单、质朴的心境更显珍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日子少有宽裕，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多挣工分，母亲在生产队上工，日日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家里上上下下九口人，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时遇窘境！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按人头定量发的智慧诠释着生命的另一种美，正如泰戈尔所描述的那样：“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有段日子，因肺部感染，我住进医院，同病房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脸上化着精致妆容，潮流、时尚、知性是她的标签。虽身在病榻，她仍在用笔记本和手机坚持线上办公。若不是那身肥大的病号服，没人会相信她是癌症患者。每从治疗室回到病房，其额头和鬓角总贴着湿发，脸上却找不出半点痛苦的神色。“疼痛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淬火的开始……”她这样为自己鼓劲。是的，美，没有“花期”，疼痛的淬炼是女性最美的成人礼。

远处的少女含苞待放如茉莉，于春风中散发着青涩的芬芳。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美——听，那笑声清脆如银铃；瞧，那眼神清澈如山泉，举手投足间流动的全是青春的律动。

近处的少妇热烈奔放如玫瑰，阳光下，每一片花瓣都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她们懂得爱、懂得生活，她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用柔韧的肩膀撑起了一片天空。

惟，檐下老妪优雅从容如秋菊，皱纹是时光的馈赠、银发是智慧的冠冕，她们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用温暖的手掌抚慰着受伤的心灵，她们是家族的根脉、是后辈的明灯。

女人如花，花似女人。无论含苞待放、盛妍绽放、凋零飘落，都有其独特的美丽与价值。“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让我们谨记冰心先生的话，如花般绽放，以作品惊艳四座、以人品温暖时光！



回家乡过年，少不了走访亲朋同学、寻找儿时玩伴、拜会乡贤老师，这都是应有之义。其中，拜访家乡籍(房山)京城老作家高锋霜是多年心愿。向高先生索要定位后，我打车前往。定位显示：老舍故居，这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老舍，不是住在西城小羊圈胡同吗？

与高先生社交经年，时常见老先生发给我茶余饭后闲走家门口王府井大街的图片，这说明老先生家离此不远。若老舍也住此地？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把老舍与王府井联系起来的。结果，到地儿一看——果然，老舍故居与高先生所住楼房相隔一条马路，直线距离不足百米。

拜访老舍故居是我多年愿望，也是本次回乡的重点计划之一。原想拜访完高先生就去参观故居的，不想，他们几乎居住在一起，寸功几立！

作为北京籍文学写作者，不受老舍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说阅读了老舍的所有作品，但其重要著作读过不止一遍。读他的作品使我明白了，写东西不能装腔作势，要说人话。而老舍也确实说过：把大白话烧出味儿来！

在与高老先生亲切会面、热烈交谈、温馨聚餐之后，老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愿，提出到老舍故居看看。经临时预约、门口安检之后，最终进入院中。好一座精致的院落！

一进深的标准四合院，正房三间，坐北朝南，房前两棵高大的柿子树。时令虽处隆冬，树木枯枝干条，但那红柿满枝的喜人景象是不难弥补的。东西厢房，“倒座”南屋。除南屋外，正房辟为起居展室，厢房用作遗物、书稿展室。院中立有老舍先生青铜头像，基座刻写：老舍1899-1966。因院中两棵柿子树，小院得此别称雅号：丹柿小院。中国虽有以树名命名地名的传统，但这“丹柿”两字着实比槐树庄、柳树屯“格儿”高多了。而且，在连鲁迅都感叹家中有两棵树的京城，这院中居然有两棵柿子树，也充分预示着老舍先生“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的性格。环视周庭，虽简洁开阔，但在如今寸土寸金的京城，这样的院落更显珍贵。

(一)

斗转星移四季新，青草草黄又一春。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的气息近了……总算到了能理解一个人守着几根鱼竿，独自享受垂钓乐趣的年纪，总爱独处，也爱想象。幻想自己是额尔齐斯河中的一条大鱼、天上最亮的星星、大草原奔驰的骏马、珠峰上飘过的彩霞……学会与自己和解，或是新的一年的新收获。然而，我最爱幻想的是成为额尔齐斯河的一滴水。人们亲切地称母亲河——额尔齐斯为“额河”。情牵额河，缘于一次偶然的采风，恰好夜宿其支流——克兰河边，枕着河水入眠，清晨还没睁眼，耳边仍充盈着潺潺水声。克兰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是额河右岸支流，延绵265公里，而后在北屯的苛苛苏湖汇入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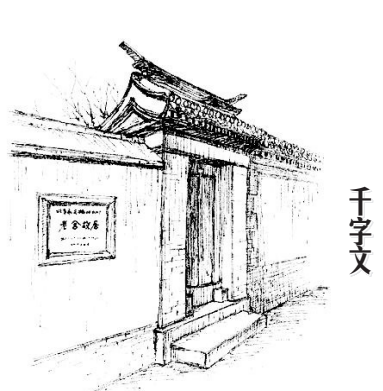
出生于南方古城的好友大画家林慵曾说，清晨初醒，听见隔壁阿嬷用乡音叫孙子吃早饭，一次又一次，听着听着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老泪纵横？非也。那时的林慵正当打之年，意气风发。而其内心情感之丰富，充盈着对乡情的无限眷恋，浓得化不开的人情的感动。林慵的只言片语，我记在心里二十多年。乡音是最深情的语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克兰河用水流声、用土味情话，诉说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潺潺水声，如一首激昂的交响曲，水滴脚赶脚、后浪推前浪，生猛而又激情，不停地向前冲。水流汨汨，悦耳悦耳，激励着人们奋发有为。一滴水对生命的阐释如此清晰而有力，生命的旅程或长或短，却始终如夏花之绚烂，向阳而生。如果看厌了溪水、河水，不经意地抬头望见，侧上方，两只松鼠旁若无人地在树梢上追逐嬉闹。两只松鼠，一胖一瘦。瘦的灵活敏捷、胖的努力地在后面追赶，却始终赶不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只见尾巴不见脑袋的一胖一瘦，树木的枝枝丫丫，早已成为它们的游乐场。

旁边克兰公园内的植物、动物甚为有趣。一缕缕晨曦，透过间隙，投影到地面，婆娑光影，大小形态，不停歇地变幻，如高超的舞者，炫技般粉墨登场。观者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一不留神，魂被勾了过去，摇摇头，快快清醒！欢声笑语，少女的奔跑、少年郎的追赶，这醉人的一幕是公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秋意渐浓时分，不经意间，四季如春的额河发生微妙变化，河边的桦林、远处的西伯利亚冷杉，一片又一片落叶飘下，仿佛给土路、草原和草地穿了一层金黄色外衣，满路、满河尽是“黄金甲”，莫名惆怅涌上心头。顺眼望去，笔挺正直的桦树，似是在警醒少年郎——这辈子都要学树的样子，读书做学问、做人干事业，千万不要弯道超车。乌龟最终过了终点，完胜贪睡的狡兔，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想写封书信，捎给远方的他她它，亲情、友情、爱情，父母、同学、家中的宠物，思绪在笔尖滑动，尽情释放表达……

(二)

在额河，满眼都是桦树林，终生与树相伴，能做一滴水多好！

桦树林，陆地向河水交界带的天然生态系统，一高一矮、一干一湿，泾渭分明。桦树林天然地锁水固土，吸引了大量候鸟。水声盖过鸟鸣，候鸟仿佛从未来过。树林里向阳和背阳处各有不同，树冠或浓或密、树叶或深或浅。乍一看，额河从来不缺红花绿叶。认真观察，才发现，春夏秋冬，这树叶的绿是有差别的：墨绿、深绿、浅绿、淡绿，绿得深沉、绿得欢快、绿得焦灼、绿得闹心、绿得平静……或是一幅油画、或是一名懵懂少女、或是强健少年、或是知性女性、或是耄耋老人……阳光雨水位置不同、时空不同，树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容貌，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秒懂这一切的不光是我，还有额河里的无数滴水。突降的大雪，给额河源头的大峡谷两岸针叶林撒下了雪花。笔直挺拔的针叶林顺着山的肌



千字文

◎ 杨建英

丹柿小院

中国虽有以树名命名地名的传统，但这“丹柿”两字着实比槐树庄、柳树屯“格儿”高多了。而且，在连鲁迅都感叹家中有两棵树的京城，这院中居然有两棵柿子树，也充分预示着老舍先生“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的性格。

在额尔齐斯河做一滴水

◎ 刘妍



落怕是没一两个“小目标”拿不下来。关键是，这座宅院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确是无价之宝！

关于作家故居，文坛“六大家”中，我就走访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它们或高屋大院、或庭院深深、或花园洋房，似乎只有在这样疏朗的空间里，才能履地观天，思考社会人生、写出传世经典。而如今的作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只好瑟缩在单元楼中，构思宏大叙事、创作不朽作品（当然，绝不能就此得出“大屋出大作”的谬论来）。

呵呵，扯远了，还说丹柿小院吧！这座吉宅曾经充满欢笑，也溢满泪水。关于老舍之死，研究史料，不敢说浩如烟海，也卷帙颇多。而对我来说，更相信文学家的描述，比如作家汪曾祺写的小说《八月骄阳》。

我认为：有的时候，小说(或别的艺术)也是真实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家目光只及于外部行为所构成的外部事件，而失去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探究；相反，艺术家却不肯只看见和注意结果，他们还忍不住去挖掘背后隐秘的内心原因与逻辑。

人是复杂的、能动的个体生命，跟内心丰富性相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要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在《八月骄阳》小说中，作者写道——

“……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帽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第二天天一亮，人们发现了太平湖中的老舍，并从死者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姓名：舒舍予……

在丹柿小院北房正屋老舍起居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旧台历，发黄起皱应该是真品原件，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966年8月23日，星期二。

一滴水，幻化成任何一滴水都是值得的。看着看着，眼睛迷糊了、灵魂出窍了，我不再是我，而是一滴真正的水，与桦树林合体、与天地合一。有了水汽滋养，沉默许久的植物、动物，蠢蠢欲动。短命的植物，特别知天命。一滴水，就能唤醒沉睡的生命；又一滴水，能长出新的生命。夏日里，水滴爱与绚烂的花花草草“谈天说地”，或成为交心的好朋友。克兰河到了北屯附近，注入由东而来的额尔齐斯河，而后继续他们的旅程。到了哈巴河一带，河面宽敞，静水深流，河岸两旁的树木长势喜人。

(三)

在额河，若能成为一滴水，定能处变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

大才子苏东坡，让今人念叨的，不光是满腹经纶，还有面对人生起起落落时的豁达与乐观。其骨子里，天生就有笑口常开的基因——被贬，那就“人挪活”，老子知行合一，怕啥！云游四方，行至羊城，四处张望，果然是人杰地灵，千年前的南越王赵佗一代枭雄，有远见有谋略，懂得修城筑寨、休养生息。苏东坡效仿古人，双腿走到白云山麓，再也迈不开了，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恰遇广州古城流行疾病，奇缺净水，苏大人灵机一动，好歹也是在西子湖畔历练过的。翻山越岭，用脚步丈量云山的每一寸土地，观察地势，摸清云山的水脉，遂命人从山顶开路，破竹接驳，引水由高处至山脚。水在往低处走时，有了沉淀、有了净化。别出心裁的大人，让人在竹子处，凿个绿豆大小的眼，塞满绿豆，用来净水。遇上水流小了，一查绿豆眼就晓得，哪里不通，现代自来水的雏形莫过如此。聪明的脑壳，胜于苏东坡的，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可他们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苏东坡有颗与众不同的心，一颗至情至性的平常心，心系街坊的爱心善心、“不信命”的好胜心。“见多识广”的额河水，任何一滴水，智商都不在赵佗、苏东坡之下。它比一般饮用水要“轻”，这种“轻”的拿捏程度刚刚好。实际上，轻水也叫“低氘水。”

何为低氘水？氘元素的发现还不足百年。上世纪90年代，匈牙利医生、分子生物学家索姆利艾博士研究后发现，低氘水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繁殖。每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而其中的氢元素，实际上由三种化学性质几乎相同的原子气、氕、氘组成。氕原子的质量约为气的两倍，科学家称氕为“重氢。”若氕与氧原子结合，就会形成人们所说的“重水”。在一个水分子团中，普通水分子与重水分子都同时存在。科学研究发现，重水分子含量越少，换言之就是氕原子的含量越低，水的活性越强，越容易进入细胞被生物体吸收利用，这样的水被科学界称为“低氘水”。克兰河中一滴水的氕含量比一般普通城市自来水中的低了将近一半，仅为千分之负的100.6。某西北城市水气的含量为千分之七十，一正一负，额河中的一滴水的氕含量与克兰河的不相上下。科研人员对一股自来水水和克兰河水、额河水做实验。常见的两组实验是“冷泡茶”“养葱”——同样时间的“冷泡茶”中，低氘水茶汤的浓度明显深于普通水；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低氘水养的葱实验里。

有“生命之水”美誉的额河低氘水，作用不胜枚举。它如智叟，平日子里“以不变应万变”。微风过家门，它们开始大摆“龙门阵”，向徒弟徒孙讲故事、唱童谣，遥想当年的亲历见证、回忆当年的威风轶事。人的记忆中有种特殊功能，不断修复，将不好的事情自动删除、将美好的事情自动保留。水也一样，花开花落的时节、云起云涌的更迭，不变的那一抹抹红、一抹抹绿，述说着前世今生、述说着世俗的趣事、述说着你我和所见所闻……能成为额河的一滴水，是件幸事；能与冰雪融水低氘水汇流，是件乐事。

我愿，永远做额河里的一滴水！

阿禾告白

◎常悦平

天空  
恍惚间  
一切都虚幻起来  
目光被虚幻填满  
思绪开始摇晃  
揉一揉，怔一怔  
还是一杯蓝  
置换了所有虚幻  
像是天宫抖落的锦缎  
铺陈在一尘不染的九尺之上  
仰起头一片蓝，低下头更灿烂  
这殷苍穹之下，欲罢不能的  
只有蓝

树  
或是春夏，或是秋冬  
内心一直充斥着冲动  
就像这些站在阿禾公路附近的树  
受命前来，永恒站立  
它们似乎比北风执著  
独自站立，不畏孤独  
三五成群，墨守成规  
还有，密密匝匝的一大片  
从不问站位，笔直地站立  
一下子就把天空举高了一截  
像严阵以待的卫兵  
一声令下，铮铮铁骨

它们一定不知道  
这一站，竟成了风景  
在山顶伸手可触云端  
那里藏匿着多少如饥似渴的生灵  
在山腰轻易“抱住”山风  
将无边辽阔送给内心膨胀的人类  
在山脚筑牢大地根基  
用硬朗的站姿向世界宣告和平

但，它们一定知道  
内心那一团火  
即便燃成烈焰，依然沉默  
多年后，成就一段佳话  
表面的冷酷  
像冰冻三尺一样顽固  
也只是此生的一次过眼烟云  
且，不分昼夜  
不计前嫌，也不去瞻前顾后  
只有一个信念在不断壮大  
永恒站立  
与阿禾公路共赴山河

白雪  
在这里  
所有色彩都被祛色  
大地用洁白诠释生命  
在这里  
所有想象都显无力  
大地用纯粹诉说生命  
在这里  
一切不需要隐喻  
横撇竖捺都很模糊  
一切不需要留白  
多说一个字都很苍白

在这里  
心里的空荡，眼里的辽远  
都是最好的境遇  
在这里  
纷扰无法靠近，欢愉悄然滋生  
在这里  
放荡的清新将你包围  
激烈的欲望将你俘虏  
无需挣扎逃离，无需反抗躲避  
在这里，臣服至上

小狐狸  
款款而至  
用温暖的眼神问候过客  
这荒原深处  
只有你，仪态万方让人却步  
像是给人类一个眼神——  
自己去体会吧

悠悠而返  
用冷酷的眼神告别友情  
去向更远的远方  
还是你，义无反顾让人流连  
像是给人类一个期盼——  
后会有期

阿禾公路上的声音  
是四驱车吗 注意安全  
124公里处有泉水结冰 注意安全  
您要返回布尔津县吗 注意安全

于入口处，我听到的是爱  
于半途，我听到的是爱  
于旅途尽头，我依然听到了爱  
这是来自阿禾公路的声音  
满满的，都是爱